



十四郎
作品
Shisilang
Works

琉璃美人煞

Liuli Meiren
Sha

下卷

这世上最令人动容的爱情
是用一辈子的时间
陪你一起长大



仙侠大神十四郎
最负盛名作品

当当/豆瓣/派派
无数口碑验证的经典

五周年
珍藏本
Rare book

当身份被揭露，她终究迟了一步
握紧他的手，他黯然心碎离开：
“璇玑，我还爱着你，但是已经
不想再与你在一起。”

知识出版社

十四郎
—作品—
Shisilang
Works

琉璃美人煞

下卷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琉璃美人煞.下卷 / 十四郎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5.3

(魅丽优品系列)

ISBN 978-7-5015-8364-5

I. ①琉…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3240号

责任编辑: 于 雯

责任印制: 魏 婷

装帧设计: 粉粉猫 刘天阳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660 mm × 960 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455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15-8364-5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当身份被揭露，
她终究迟了一步握紧他的手，
他黯然心碎离开：“璇玑，我还爱着
你，但是已经不想再与你在一起。”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她的归宿	001
第二章	与君共坠黄泉	013
第三章	无支祁	027
第四章	离泽宫的使命	045
第五章	凤凰于飞	059
第六章	众里寻他千百度	073
第七章	我等你很久了	085
第八章	花开万景	097
第九章	她的天地就在这里	111
第十章	小狐狸和臭猫獠	125
第十一章	副宫主的阴谋	139
第十二章	重振雄风	151

目录

▶ CONTENTS

第十二章

只羨鸳鸯不羡仙

169

第十四章

赤水河

177

第十五章

开明

189

第十六章

巫相

203

第十七章

千年的心愿

215

第十八章

天帝的安排

225

第十九章

诸神降临

237

第二十章

无心战神

249

第二十一章

我本琉璃

263

第二十二章

前缘天定

285

终章

忘却三生

301

番外

最亲爱的奶爸

309

第一章

她的归宿

自从在浮玉岛知道了离泽宫真正的身份之后，钟敏言一直想着若玉的事情。既然离泽宫根本是不周山那边的幕后策划者，那若玉陪自己投奔不周山，就是一场戏？

他真的很想问问他所有这一切。他将他当作真正的兄弟，他却从头到尾都在骗自己？

钟敏言并不是一个非常相信命运的人，所以柳意欢当时开天眼，对每个人说了一串话，他从来也没往心里去过。但是，今天他突然想起了那些话。柳意欢说他是傻子，会被人骗，指的到底是乌童骗他，还是若玉骗他？

若玉远远停在一个乱石堆里，青袍飒飒，身影甚是潇洒。钟敏言放慢脚步走过去，站在他身后，良久，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有呼啸的风声穿梭。钟敏言终于有些忍不住，开口正要说话，却听若玉低声道：“敏言，镢子我送给了家妹，她十分欢喜。我代她谢谢你。”

钟敏言一呆，好半天才想起是有这么回事，自己花钱买了个镢子，说送给若玉的妹妹。他勉强一笑，道：“小事而已，何足道哉。”

若玉缓缓转身，面具后目光灼灼，定定看着他。这种目光令钟敏言有种不好的预感，他不由退了一步，低声道：“你怎么了？”

若玉摇了摇头，忽然道：“你我也算得上生死之交，我还戴着面具面对你，也是对你的不尊重。”说罢，他抬手，将修罗面具摘了下来。

钟敏言急道：“呃，不用！不是说不可在外人面前摘面具吗？你戴回去吧！我并不在乎。”

话虽然这样说，他还是很好奇地看了一眼，只觉他的肤色和禹司凤一样苍白，显然是长久不见日光的后果。然而长眉入鬓，鼻梁挺直，虽然不若禹司凤那般清俊美，却也是个斯文英俊的少年郎。只是那双眼眸太深、太黑，令人不由自主感到危险，不太敢靠近。

钟敏言怔了一会儿，才道：“你们离泽宫……是不是都……”

若玉并不否认，点头道：“不错，我们都是妖，靠着肋下的印封住妖气，不让修行之人

发觉。金翅鸟……你知道吗？本来是独来独往的高傲妖类，但因为受过一人之大恩惠，于是受过那人恩情的一部分金翅鸟聚集在一起，建了离泽宫，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救出那人——你也应当知道了，那人就是被关在冥界的无支祁。”

钟敏言喃喃道：“你和我说这些……何必……你知道的很多，司凤都不知道这些……”

若玉道：“那是有柳意欢保护他，曾经让大宫主发下重誓，不许将离泽宫的来历告诉他，作为抽空他一年在外记忆的代价。你知道为什么吗？”

钟敏言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得摇头。

若玉又道：“寻常的金翅鸟一旦成妖，每片翅膀后都会长出三根巨大的翎羽，翅后六羽发出金光，便是妖气了。然而金翅鸟中难得出拥有十二羽的血统，那是非常珍贵的血统，即使父母双方都是十二羽，生下的孩子也未必是十二羽。所以，拥有十二羽的金翅鸟，对离泽宫来说，是绝对不会放走的福兆。十二羽比六羽多一倍，妖力也是六羽的两倍……”

钟敏言灵光一闪，急道：“司凤有十二羽！”他现出原身的时候，众人都看到了，他两片翅膀后都有六根翎羽，是十二羽的金翅鸟。

若玉微微一笑，道：“你很聪明。大宫主也是十二羽，司凤作为他的孩子，十分难得，继承了十二羽的血统。司凤出生的时候，老宫主曾想杀了他，因为离泽宫不允许存在与凡人的混血儿。可是翻开襁褓，老宫主看到了他身后的十二羽，立即改变了主意，司凤就此逃过一劫，并被破格允许成为正式的离泽宫弟子。他身负十二羽，自然学什么都比旁人快，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倘若不收敛力量，他已经能赢过成年的弟子。老宫主、大宫主，对他都十分期待……可惜，千不该万不该，他遇到了当时被关在地牢里的柳意欢。”

“等等！”钟敏言打断了他的话，沉声道，“你和我说这些干吗？司凤的过去我希望听他自己和我说，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听到！你来找我，应当还有别的事吧？”

若玉笑道：“先把这些说完，再说我为什么来找你。”

“柳意欢刚刚死了女儿，所以对禹司凤简直是宠到了骨子里，把自己对女儿的爱，全部转移到禹司凤身上。他逃离离泽宫那天，把司凤带走了，并且留下一纸书信，说离泽宫规矩害死人，他不能让禹司凤一辈子活活困死在这个牢笼里。你可以想象，大宫主和当时的老宫主有多愤怒，老宫主更是气得当场吐血，拖了大半年后去世了。大宫主被认命为新的宫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柳意欢，终于在庆阳找到了他。柳意欢自然是斗不过十二羽的大宫主的，然而他那时不知从何处偷到了天眼，一旦开了天眼，连大宫主都不是他的对手，被弄得遍体鳞伤。最后柳意欢说，要将禹司凤带走，可以，但定海铁索的事情不许让他知道。他大概是去上界偷天眼的时候听到了什么，认定破坏定海铁索的事情有违天道，以后必然招致大难，于是要求大宫主答应自己不许让禹司凤涉足这件事。大宫主答应了，交换条件就是抽出禹司凤这一年在外的记忆。因为柳意欢这个大嘴巴已经将一切都告诉了他，禹司凤当时年纪小，自然是叫着要爹爹妈妈。然而他是大宫主的儿子一事除了少数几人知道，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进了离泽宫就不许嫁娶是铁的规矩，倘若让其他人知道禹司凤是宫主的儿子，那影

响会十分糟糕。就这样，大宫主把禹司凤带了回去，收他做自己的弟子，悉心教导，直到他十三岁那年去少阳派观战簪花大会，遇到了你们……”

钟敏言想不到这其中竟有许多曲折，良久，才道：“既然……破坏定海铁索是有违天道的事，你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你们大宫主这次把司凤掳走，必然会将一切都告诉他吧？岂不是等于破坏了誓约？”

若玉没有回答，半晌，轻声道：“既然选择了做人，就一定要有坚持的东西，否则何必做人？敏言，我从来没说过自己家乡的事情……金翅鸟是独来独往的妖，是因为特殊因由才建了离泽宫聚在一起的，不许嫁娶就是为了表示不被红尘诱惑。每年离泽宫都会去海外搜刮有资质的小金翅鸟，作为离泽宫的新弟子。很多弟子的家人都不同意离泽宫将人带走，可是他们太强了，没人能反抗聚在一起的金翅鸟。我也是这样……硬生生被他们从父母身边带走。虽然每年离泽宫都允许家人前来探望，然而思乡之苦，岂是一年一次能解的？我们这样与坐牢无异。”

钟敏言低声道：“我以前并不知道……原来你也有许多辛苦……”

若玉又道：“我的小妹子，按照你们凡人的年龄算法，应当已经十四岁了，已经能化成人身。她本来应该和同龄的金翅鸟一样，在外面欢快地飞翔，寻找倾慕的郎君，繁育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如今只能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每天只有望着头顶窗户里的蓝天。她已经连话也不会说了，瘦得可怕。”

钟敏言见他的语气到后来变得凄厉，忍不住心惊，低声说道：“那真是太可怜了……为什么会在地牢里？”

若玉笑了笑，忽然轻轻把面具戴上，悠然道：“因为她被当作牵制我的工具，只要她还活着，还在地牢里，我就不得不为了她去做许多我不情愿的事情。比如……做那个愚蠢至极的卧底。比如，去杀禹司凤。再比如，来杀你……”

他话音未落，人已到身前，钟敏言大吃一惊，倒退数步，慌乱地要拔剑抵抗，可若玉的动作快得惊人，眼前寒光一闪，他的剑已到胸前。

钟敏言在这个瞬间，忽然起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念头，依稀是许多年以后，他娶了玲珑为妻，生了两个孩子。孩子们嘻嘻哈哈地在台阶上奔走，玲珑和璇玑在房里说久别重逢的悄悄话。他穿着纳凉的袍子，和禹司凤、若玉三人，在中庭的石桌上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纵谈天下，畅快淋漓。

如果真有这一天，那真是太好了。

他怔怔地盯着自己的手，他的手按在一柄剑上。剑的大半已经穿透了他的肋下。滴答，滴答，鲜血顺着指缝滴在地上。他执拗地看着自己的手，仿佛还不相信那剑已经穿透了自己，他要辨一辨真假。

若玉轻轻扶住他滑下去的身体，贴着他的耳朵，低声道：“这些秘密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很多年，找不到人可以说。如今说给你这将死之人听，我真是痛快。”

钟敏言只是盯着自己的手，仿佛没听见他的话。

若玉柔声道：“敏言，你真是个好人在。一直在骗你，真是对不起。”

说罢他将剑一抽，血光四溅。他轻轻甩去剑上的血迹，潇洒地收剑回鞘，慢慢走了几步。忽然想到什么，回头似是不舍，看了他一眼。良久，才轻叹一声，目光中像是有什么东西要涌出来，模糊了眼睛。

风，忽然吹了起来，乱石堆后仿佛又站着一个人，青袍长发，双手拢在袖子里。若玉怔了一会儿，才缓缓走过去，慢慢跪下，低声道：“参见副宫主。”

话未说完，脸上便被轻轻一刷，他一头栽倒，唇角流下血来。他很快跪直了身体，垂头不语。

副宫主轻声道：“谁让你与他说了那么多？谁让你将面具摘下？在不周山让你探听乌童的事情办得也不好，这件事你又办得拖拖拉拉。你很会惹我生气。”

若玉沉声道：“是！是弟子犯错，请副宫主责罚！”

副宫主转身便走，一面道：“责罚你什么？你妹妹被我关起来，你是一肚子怨气呢。我要是逼得紧了，你这只狗还不跳墙？”

若玉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缓缓起身，跟在他身后，很快便没了踪影。

褚磊与何丹萍说了一会儿话，回头见柳意欢他们几个在帮年轻弟子包扎涂药，而玲珑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那里，不停地摸着脑袋上那道伤。何丹萍从玄铁门的缝隙里走了出来，扶着她的肩膀，柔声道：“给娘看看……嗯，伤得不重，别总摸它。”

玲珑苦着脸道：“娘，会不会秃头呀？那可难看死了！”

何丹萍又好气又好笑，嗔道：“乱说！那么小的伤疤怎么会秃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敏言呢？”

玲珑笑道：“他呀，拉肚子去了……也不知吃了什么，拉到现在还没回来。”

何丹萍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孩子，还是冒冒失失的……玲珑，我听你爹爹说了，你和敏言都不想再做少阳的弟子？”

玲珑脸色一暗，半晌，才点头：“嗯……爹爹要把小六子赶出去……我是离不开他的，他也离不开我。不管他去哪儿，我都跟着。娘，我是打定主意了，你别劝我。”

何丹萍柔声道：“你从小就仗着一股性子冲动行事，你就这么任性跟着他去了，人家是不是真心待你呢，你清楚吗？”

玲珑急道：“娘！你怎么这样说！小六子是怎样的人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何丹萍顿了一下，才叹道：“好，算是娘说错了。那你再想想，你们两个还年轻，除了

修仙都没什么一技之长，离开了少阳派，要靠什么谋生？玲珑，你这个年纪的女孩子自然是喜欢风花雪月的东西，娘明白，娘也有过这种年纪。不过人活在世上总要有个稳定的归宿，有事情做。你们一冲动，下了山，难道当真一辈子流浪辗转吗？”

玲珑确实没想过这些，不过她的性格里天生带着一股豪爽之气，对这些细节方面考虑得不甚多，当即说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嘛！总不能为了明天的忧虑，让今天也过得不快活吧？娘你喜欢稳定的生活，可是有人也喜欢每天过不同的日子啊。我既然下定决心和小六子一起，那不管以后吃什么苦，我都心甘情愿。”

何丹萍有些震惊，定定望着她的脸。这是玲珑吗？那个任性娇蛮、冲动的大小姐？她原来已经有这样坚定的念头了，她做母亲的，是该高兴，还是失落？她忽然想起褚磊的话：孩子们都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咱们老人家不可以总惹人讨厌。

不错，先前还抱在手里哇哇啼哭的小孩儿，一转眼就亭亭玉立。长大了，他们都长大了，有自己坚持的东西，也有自己追求的东西。何丹萍摸了摸她的头发，柔声道：“好，那娘也支持你。不过有件事你必须听娘的，和他离开少阳派之前，先成婚。”

玲珑脸一红，嗫嚅道：“成……成什么婚啦……娘你干吗说得那么大声……”

何丹萍呵呵笑了起来，心中一阵喜悦一阵酸楚。喜的是玲珑有了归宿，酸楚的是小女儿璇玑的事情。禹司凤是妖，她和褚磊再怎么开明，一时也没办法接受将女儿的后半生交给一个妖类。不过眼下最让她忧心的不是这个，而是璇玑本身。褚磊的话一直在她心头萦绕不去，她不希望璇玑变成什么仙人。璇玑是她的孩子，哪怕璇玑懒惰、无用，再怎么不出色，也好过成为一个陌生的、高高在上的仙人。

她说要找璇玑谈谈，可是，要谈什么呢？她也不知道，难道张口就问：你是不是天上星宿下来历劫的？对于璇玑，她从来只有疼爱，但其实并不知道如何与之相处，从小时候就是这样。玲珑会把所有的心里话告诉她，母女俩亲亲热热地说上好一会儿话，但璇玑从来不会这样，她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心里，一个字也不说。

看起来，他们夫妻俩注定要为这个小女儿操更多的心。

褚磊见柳意欢他们帮着年轻弟子们包扎上药，也过去帮忙，一面向亭奴和柳意欢道谢：“少阳派遭难，两位施以援手，在下感激不尽。”

亭奴斯斯文文地还礼，柳意欢却笑道：“褚掌门太客气啦！对了，东方岛主和容谷主要我带话给你，他们本来说好了和璇玑一起来相助少阳派，可是岛上临时有要事分不开身，等事情一处理完，他二人立即赶来。”

褚磊点了点头，叹道：“其实……不敢劳烦他二位。”

柳意欢打个哈哈：“反正你们讲究什么同气连枝啦……话说回来，这也不是你家少阳派私人的事情。定海铁索事关整个天下，有能力者，自当鼎力相助。”

褚磊知道他有天眼，知常人不知的事情，既然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想必是知道更多的东西，不由虚心请教起来。柳意欢这人是给三分颜色就开染坊的，被人请教更是喜得鼻子都要翘到天上去，拉着他口沫横飞地说，将自己当年偷天眼时听到的东西全抖了出来。

原来他当年死了女儿，后悔莫及，一心只想找到她的轮回，重新尽自己做父亲的责任。后来听人说上界有一种宝物叫天眼，有了它可以通彻玄机，天下万物苍生轮回，因缘后果都在瞬间明了。他顿时起了占为己有的念头。

说来也奇怪，当年他真的有一种不怕死的狠劲，放到现在，再让他跑到天界偷东西，那是打死也不敢了。可那时候，他就有这么一股执拗劲，偷偷潜入昆仑山，趁天光普照，天梯降下的时候爬了上去。

兴许命里就该他得到天眼，天界那么大，他乱摸乱撞，也不知见到了多少神仙，谁也不来问他捉他，个个都目不斜视。最后他胆子也大了起来，居然真在一个小阁楼里偷到了天眼。听人说天眼是见血就附着的，他怕揣在身上被人发觉，便干脆在头上划了个口子，将天眼放了进去。

本以为会有一番雷鸣电闪、惊天动地的变故，谁知天眼装进额头里之后啥反应都没有，碰上去木木的，也没感觉。他不敢多待，捂着额头就要离开。谁知装了天眼之后他先前不太灵光的眼睛和耳朵变得极敏感，小阁楼外也不知多远的地方，两个仙人闲聊的声音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褚掌门，当日我听了那两个仙人的话，才明白，无支祁被关在冥界自有他的因缘。如果下界有人强行破坏定海铁索要去救他，则是有违天道，上界一定会派人来惩罚。我虽然不知道诸神的惩罚怎样严厉，不过那天下第一大妖都能被他们抓住锁在冥界，想来凡人与其他普通妖物更是不在话下。离泽宫也好，不周山也好，他们做的事情都有违天道，迟早上面会来神仙收拾他们，所以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就算你们收拾不了这些妖，以后老天爷也会帮你们收拾的。”

褚磊修行多年，倒也是第一次知道有人能上天界去，惊喜之下，定海铁索的事情也不烦了，抓着他一直问天界的事，景色如何，仙人是不是偶尔会来下界之类的。

柳意欢嘿嘿笑道：“褚掌门不要怪我直言，凡人修行，那是可遇不可求。自古以来成功者寥寥无几，更何况到现在，已经走上偏路了。众生轮回自有缘法，何来对立之说，千万不要以为杀的妖物越多，就算是修行呀。”

褚磊修行数十年，这样的疑惑不是没有过，可是先代各位祖师爷都留着这样的遗训，他也只有遵守的资格。他低声道：“成仙固然是我修行者的终愿，不过我辈侠义之道更以维护苍生安危为己任。柳先生的话，在下明白了，但是，就算此法不是修行正道，我等好歹也是维护了世间的安宁，做人也问心无愧了。”

柳意欢只是笑，笑了半天，才道：“如果真的能做到问心无愧，那很好，很好。呵呵……”

褚磊还要再问上界的情况，忽听亭奴急道：“有妖气！妖气聚集起来了！是很多妖！”

褚磊纵身而起，他功力深厚，也感觉到了风中一丝不平静的波动，头顶的天空似乎也变得阴暗。他当即叫道：“所有人立即进明霞洞去！不要出来！”年轻弟子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愣愣地看着他。褚磊皱眉道：“快去！”那一声甚是严厉。他以前看到有不上进的弟子时，也是这种口气，吓得众弟子急忙点头答应，一声也不敢吭，掉脸从玄铁门的缝隙里钻进了明霞洞。

何丹萍担忧道：“大哥，又出什么事了？”

褚磊没说话，御剑飞高，却见最高的少阳峰顶黑压压一片，数不清有多少黑衣妖物。他大吃一惊，顿时明白先前明霞洞前的那些妖只是打个头阵，真正的战斗在后面。来的妖怪绝不亚于整个少阳派从上到下的人数，甚至还要多，那个乌童，果然是铆足了劲真的要来报复！

他见那些妖腾空飞起，像是一团巨大无比的乌云，直朝太阳峰这里飞了过来，更是惊得险些从剑上摔落。褚磊活了大半辈子，也算是见识过无数风浪的人物了，可从来没有哪次，像此刻这样令他恐惧。

他要怎么做？以一人之力冲上去，将这无数个妖阻上一小会儿，还是退回去，和妻子、朋友们死在一起？是的，他在这一刻根本想不到有什么活路。面对成千上万的妖物，还能有什么活路？

这些念头在他心中只闪了一下，下一刻他便热血沸腾，拔剑冲上去——褚磊永远不会做躲在后面的懦夫！乌童要他少阳派从上到下都被灭，只留他一人活命，他岂能让他如愿？他就是死，也要死在和妖物的殊死拼斗中，绝不会含恨自刎！

他脚下的剑破开云雾，犹如一道激射出的箭，当头迎上那乌云一般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的妖魔。忽听身后有人叫了一声：“爹，你回去吧。”他猛然一呆，回头只见小女儿璇玑稳稳地站在剑上，离他只有一丈不到的距离。她身形纤细，身上的白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明明是这样一个人，柔弱得仿佛用手一推就会倒，他却从她身上感到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彪悍之气。她是如此陌生，没有表情的脸，深邃的双瞳，脸色白得犹如透明一般。

“你……”褚磊竟然不知该说什么。

璇玑轻声道：“腾蛇，把他送下去。”

腾蛇看了她一眼，也觉得有些畏然，居然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和她斗嘴，乖乖地将褚磊一把提起，掉脸就飞了下去。

那么，一切就开始了。璇玑缓缓抽出崩玉，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千军万马。

这样的场景，她如此熟悉。跨越天河侵犯圣土的魔神，数不清的敌人，三头六臂，周身火焰焚烧。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个人面对千军万马。是的，这里才是她的归宿，她的信仰，她的一切。

她无处可去，只能留在这里。

只有这里了。

她将崩玉轻轻竖起来，贴在额头上，那冰冷的触感让她心里最后一点儿喧嚣也沉淀下去。

“定坤。”她低低叫了一声，下一刻，那柄纤细的剑猛然膨胀起来，她缓缓张开手掌，把剑悬空托在掌心。苍蓝的火焰无声地点燃，像波浪一样，以定坤为中心，一圈一圈地荡漾开。

从下面仰头看天空，这一浪一浪的苍蓝色火焰，就仿佛在空中绽放了一朵莲花，巨大的、虚幻的莲花。

时间似乎定格在这一瞬间，铺天盖地的妖物、纤细薄弱到似乎随时会凋落的火焰之花。这种情形居然丝毫不令人感到恐惧，大抵是因为超越了众人的想象，那不是凡间应当存在的力量。

妖物们毫不畏惧，先前在不周山，临出发的时候右副堂主便交代过，少阳派有个小女孩儿很古怪，能放出三昧真火。那虽然是天上的火，但未必没有应对的法子。昔日后土大帝在阴山见到了衔烛之龙，获赠一块龙鳞，不惧五行之力。后土大帝将这块龙鳞供奉给了天帝，彼时天界战火不断，这块不属五行之中的龙鳞委实立了不少战功，某日忽然从兵库里失踪，天帝派人搜寻数遍未果，只得放弃。

这块龙鳞，自然是被人从天界偷了下来。因为听说它不惧五行之力，所以离泽宫的人曾想将它做成盔甲，穿戴起来之后去阴间便足以防身。不过一来二去，那巨大的龙鳞最后却被切割开，做成了九十九块盾牌。如今被这些排在最前面的妖怪们人手一块挡在身前，长驱直入。

璇玑托起巨大的定坤剑，九天玄火烈烈焚烧，圈子霎时比先前扩大了数倍，当头迎上的那九十九个妖物撞在那苍蓝色火焰之上，竟然丝毫不损，齐齐将玄火推开。璇玑心中也有些吃惊，定睛一看，他们每人身前都护着一块半透明的大盾牌，上面纹路如云，甚是漂亮。

她一下便认出是衔烛之龙的龙鳞，不惧五行之力的神器，昔日曾属于天界使用的宝物，如今却和她做起对来了。她倔强地抿起嘴角，这种神情令她看起来有一种孩子般的执拗——她非要将那些盾牌烧烂不可！

她双手一张，犹如轻轻拥抱一般，将定坤揽在胸前，浪潮一般荡漾开的九天玄火渐渐归拢起来，团聚在定坤之上。苍蓝色的火焰之花聚成了一根火柱，上可入天，下可达九幽之境。

原本聚在明霞洞前观战的众人此时避之不及，方才一个年轻弟子看打得热闹，不由凑近过去看，谁知那玄火落下来，一瞬间就将他烧成了灰。众人都吃惊得说不出话来，玲珑更是

尖叫起来，在下面没命地叫着璇玑的名字，可是她一点儿也听不见——就算听见了，或许也不会理会。

空虚，一切都是空虚。她心里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像是所有的一切都被人掏空，只剩茫然。明霞洞前众人齐声叫嚷的声音，妖物嘶吼的狂呼，九天玄火嘶嘶的轻微响声，还有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声——她好像什么也听不见。

她要冷静一下……对了，她方才说去巡山，要找点儿事来做，她需要冷静，她心里很乱。她懵懵懂懂了许多年，想找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归宿，完完全全属于她一个人的，谁也不能夺走、破坏。

她以为她找到了。

那个华丽的至上美好，她会用尽所有的气力去保护它，不被任何人摧毁。

可是它在一瞬间碎了。

她到最后还是没地方可去。每一个人都有比她还重要的东西，可她有的，只是他们。

骗人！你骗人！你这个撒谎的坏蛋，明明说过会永远陪着我……

心里突然有一个声音在呜呜咽咽地哭喊，然而，那到底是谁在喊，她已经不知道了，也不想知道。

那巨大的九天玄火的柱子开始蠢蠢欲动，像是一条横亘在天地间的龙，开始展露峥嵘，摇头摆尾。手执盾牌的妖物们以为她要驱动火龙冲过来，急忙高高举起盾牌，将整个身体藏在后面。谁知那条巨大的火龙仰头直朝天际飞蹿而去，几乎是一瞬间，那苍蓝的身影便不见了踪影。

所有人都愣住了，呆呆地看着孤零零站在空中的璇玑。她单薄纤瘦的身影像要融化在苍穹里一般，没有火焰，没有张狂的杀气，她看上去几乎随时都会被风吹得摔落下来。

“璇玑！”褚磊最先回神，先将所有散落在明霞洞外的人全部赶回去，这才放开喉咙叫她。至于叫她是为了什么，他自己也不明白。他一生中第一次感到深切的恐惧和悲哀，仿佛马上就要失去什么宝贵的东西了。

她微微动了一下，像是要回头，下一刻，天空中骤然传来隐隐雷声，像是要撕裂天际一般，那种轰鸣的声音越来越响，最后，碧蓝如洗的苍穹忽然被揉得皱褶起来，从正中间裂开一道巨大的缝，缝里是一颗巨大的眼珠，转了两下，最后定定地看着璇玑。

天开眼！众人发出惊恐的叫声，褚磊再也忍不住，纵身上前要將璇玑带回来，可是袖子被楚影红死死拽着，她颤声道：“不可以去！掌门！那不是凡人能插手的事情！”

他说不出话来，只觉浑身都在微微颤抖。如果他不将她带回来，那么他这一辈子都会后悔莫及。他扯开楚影红的手，狂奔数步，却听璇玑淡淡说道：“不要偷窥我啊……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东西……”

她手掌一托，定坤“呼”的一声冲天而起，直直刺向那只天眼。天上的裂缝迅速合拢起来，定坤刺到一半，失去目标，掉头砸落，被她再一次托在掌中，微微一沉。

“火雨！”她在定坤上一弹，半天没有一点儿动静。褚磊怔怔站了半晌，忽然觉得肩上奇痛无比，急忙用手一拍，却见肩头不知被什么东西烧出一个小小的黑洞。风忽然变得炽热无比，他仰头向上看，却见方才蹿上天际的火龙此刻化成了无数密密麻麻的苍蓝色小火苗，下雨一般地落下。

那些妖物万万想不到她来这一手，有盾牌的也罢了，还能抵挡，没有盾牌的几乎一瞬间就被火雨吞没，惨呼声不绝。化成碎片的九天玄火不会让人毫无痛苦地死去，它一点儿一点儿侵蚀体肤，每一寸痛楚都清晰无比。

星星点点的苍蓝色火焰布满了整个天空，莹莹絮絮，美丽得像个梦。它让人无处可躲，无力抵抗，先前还气势汹汹的妖物大军，一瞬间就失去了气势，烧死的烧死，烧伤的烧伤，还有许多被先前异象吓住的妖见到这种情况，早已逃得没影了。

璇玑静静站在火雨中，忽然目光一瞥，见到那些用盾牌护住身体的妖，冷声道：“不用火就杀不死你们吗？”她将定坤握紧，那巨大的剑身一瞬间又缩回了原来的模样，银辉四射。璇玑正要冲上前将他们全部斩于剑下，忽然身后被人一扯，褚磊的声音响起：“璇玑！不要杀了！你回来吧！”

她猛然一怔，缓缓回头，却见褚磊浑身上下被星星点点的九天玄火烧得一块黑一块白，没有一点儿完好的地方。他的手却固执地抓着她的手腕，沉声道：“回来！你不要去！”

璇玑怔了很久，好像一时想不起前因后果，呆呆看着他。终于，她脸上有了一丝表情，嘴唇微微一抖，低声说道：“爹……”

褚磊用力将她抱在怀里，翻身从剑上跳下来，两人狠狠摔在地上。何丹萍他们几个哪里还顾得上火雨不火雨，通通冲了出来，将他俩从地上扶起。

“傻孩子！傻孩子！”何丹萍一手搂着丈夫，一手搂着璇玑，哭得气也喘不过来，嘴里从头到尾只说着这三个字。

玲珑抱住璇玑的胳膊，哽咽道：“妹妹！妹妹你看看我啊！你还认得我吗？”

璇玑见他们被火雨烧得头发眉毛都焦糊，脸上更有许多灼伤，却死活也不肯进去，心中忽然一痛，紧跟着各种声音纷至沓来，有那么一瞬间，她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先进去……”她喃喃说了一句，不等她说完，洞里早已跑出许多人，将他们全部拖着拽着拉进了明霞洞。

褚磊身上灼伤最严重，弟子们忙着给他上药，却听他低声道：“璇玑，爹爹娘亲都在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家。有什么事，都不要想不开。”

璇玑茫然地点了点头。她还执着于心里的某个声音，那声音似乎要告诉她什么，一些她从来没想过的，一些她应当明白的……

何丹萍搂着她只是不放手，颤声道：“什么神仙妖怪，你都不要去做！娘只要你好好待在身边，什么都好好的……就比什么都强！”

玲珑也激动得话都说不清楚，眼泪把她整个袖子都打湿了，一个劲念着她的名字。

璇玑怔了很久，忽然轻声道：“我……我也很重要吗？”

“你在说什么呢！”楚影红在她脑袋上狠狠捶了一下，痛得她“啊呀”一声，“什么叫也很重要？每一个人都重要！都不可以随便死、随便离开！你这丫头！我可不记得教过你这么没自信的东西！”

璇玑摸着脑袋，心中想的却是，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要走呢？

玲珑似乎明白她在想什么，便低声道：“璇玑，你看，我们大家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很重要。可是我们心里永远会有个最重要的人，甚至比自己还重要。司凤他……离开，也是因为你还没弄清楚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人是谁。你要明白，爱一个人和爱大家这个整体是没有冲突的。并不是说你爱他了，你就会失去我们……你谁也不会失去的，我们永远在一起。”

璇玑静静地看着她，心中某个声音也渐渐清晰起来。

是的，是的！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司凤要离开了，他是在等她明白，等她长大。倘若他一直陪着她，温柔地对待她，她便永远也不晓得什么叫珍贵。她一直想要守护的，坚持的，大抵都是她的自私罢了。

谁也不离开谁，大家永远在一起，那是小孩子的梦想。

每个人都要长大，她却一直沉溺在过去，这个也不明白，那个也拒绝接受。

错的人，一直是她。

璇玑深深吸了一口气，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轻声道：“我明白啦……不过我还是要去对付那些妖。不能让他们欺负到家门口来。”

何丹萍紧张地抓住她的手，急道：“你别去！方才那个样子……”

璇玑柔声道：“娘，你放心。我已经都明白啦。我不会离开你们的。”

何丹萍还有些不放心，但最终还是微微松开了手。

璇玑起身走到洞口，见那些妖又聚集起来，在洞外迟疑地张望，有些犹豫的样子。她说道：“腾蛇，咱们两个大干一场好不好？”

腾蛇一直没说话，直到现在，才“哼”了一声，道：“随你啦！臭小娘，方才害我吓一跳……”

“你说什么？”

璇玑的脸几乎贴到他鼻子上去，却被他厌恶地一把推开，忽而一笑，道：“还是现在这种呆样让人看着顺眼些。”

璇玑没有和他计较，提剑走到洞口。那些妖一见到她，立即哄然后退，甚是忌讳。她捏了个剑诀，再也不用什么九天玄火、三昧真火，战神将军拿手的并不是放火，她要让这些妖怪好好明白这一点。

她身形如电，一瞬间就闯入了妖群中，定坤被她舞得犹如一条银龙，飒飒作响。妖怪们先时还勉力支撑，到后来无不被她剑上的气势迫得步步后退。她全身上下好像都被剑光笼